



利用吊车修复胶济铁路桥梁

【史海钩沉】

## 胶济铁路第一次大修始末

□张汝峰

胶济铁路是山东第一条铁路，是中国较早的铁路之一，也是清朝末年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1904年全线通车之后，十年中设备无明显改善。1914年一战后，日本借口“英日同盟”的“义务”，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强占胶济铁路，更名“山东铁道”。1922年12月5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协定要求，胶济铁路干、支线及附属财产，由中国政府赎回使用，偿还价为四千万日元，以国库券的方式支付日本政府。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从日本人手里把胶济铁路的主权基本赎回。

1923年1月1日正午，胶济铁路交接仪式在胶济铁路管理局举行，中方接收胶济铁路委员长颜德庆、胶济铁路管理局局长赵德三、日本代理移交委员长大村卓一等出席移交仪式。赵德三从日本人手中接过胶济铁路全部资产册籍，并签字。他把这段经历编成了《接管胶济铁路纪》一书（北京京华印书局1924年出版），成为记录这段历史的宝贵文献。

作为胶济铁路管理局首任局长，赵德三面对的难题很多，天天忙得焦头烂额。首先是资金匮乏，财政捉襟见肘，只得从京绥铁路管理局、津浦铁路管理局各借款五千元，维持正常运转。就职一个半月后，又发生了一个大事故，这件事故的发生促使交通部推出了胶济铁路全面大修的计划。

1923年2月15日下午，大年三十，37次货运列车从青岛站开出，向170公里外的坊子疾驶。驾驶机车的是坊子机务段的司机，为了赶着回家过节，司炉把炉火烧得很旺，司机把列车开得飞快……

列车早点到达高密站，另一台坊子机务段的机车也停在高密站，司机要求站长把自己的机车与37次列车联挂，开回坊子。站长出于好心答应了，就这样两台机车重联在一起，飞奔而去。列车运行至黄旗埠、南流间的云河大桥时，



胶济铁路大修竣工后合影

已是16日3时30分，随着一连串震耳欲聋的巨响，云河大桥第三、第四孔钢梁断裂，2台机车及6辆货车坠于桥下，1名司机死亡，5名司乘人员受伤，胶济铁路全线中断。

据时任胶济铁路管理局机务处处长的孙继丁回忆：大年初一清晨，“赵局长当即率领车、机、工各处处长赶至出事现场视察。除了解实况外，并研讨速修临时行车便道。”当时的善后办法是，除即日由各主管处修竣人行便道，盘渡换车，免阻运输外，即行筹措枕木、钢轨赶筑便桥，2月26日竣工，28日通车。折断桥梁经工务处昼夜兴工，于当年5月完全竣工。

新年伊始，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交通部对赵德三很不满意，3月23日将其调回，另派京绥铁路管理局局长刘莠继任。

桥梁为什么垮塌？原因就出在机车身上。两台机车联挂，超出了桥梁的负荷。据《青岛铁路分局志》记载：事故发生后，胶济铁路管理局“随后进行全线验算和检查：各桥载重等级量最小者仅合古柏氏E—13级，最大者合E—36级。”古柏氏为当时的一种负载标准，等级越高，负载越大。在“1922年公布施行的《国有铁路钢桥规范书》中，桥梁设计荷载采用美国古柏氏荷载标准，主要干线采用E—50级，次要干线采用E—35级。”（《铁路桥隧建筑物修理规则条文说明》）两相对照，说明当时胶济铁路钢桥负载等级严重不足。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胶济铁路桥梁年久失修。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后，未对线路进行认真整修，沿线桥梁大都老化陈旧。为了加速掠夺中国矿产资源，日本不仅大幅增加货物运输车次，还购置重型车辆，使原有铁路不堪重负。

据《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报告》记载：“日本当局，又不思补救之方，卒至桥梁日就损坏，倾圮虞。”《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既成，日本当局对于路政设施……量坐令摧毁，以至行车殊属危险。”华盛顿会议后，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板上钉钉，日本人更不愿投资保养维护，路况之坏可谓雪上加霜。

鉴于“云河断桥”事故，交通部认识到铁路设施的严重破坏，于1923年秋批准并陆续实施了包括重修桥梁、整修轨道在内的修整计划，开始分段对胶济铁路沿线桥梁进行整修，耗资四百余万银元。

负责胶济铁路第一次大修的是中国铁路工程专家萨福均，他出身名门，父亲萨镇冰先后担任晚清政府北洋海军提督、民国政府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是近代风云人物之一。

萨福均（1886—1955）福建福州人，1910年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回国后历任粤汉、川汉铁路工程师，云南个碧铁路总工程师，铁道部参事兼管理司司长，交通部技监。1949年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铁道部参事主任等职，一直从事铁路工程和管理工作，为中国铁路建设作出了贡献。

胶济铁路收回后，萨福均出任胶济铁路管理局工务处长，负责对满目疮痍的胶济铁路进行全线大修。他组织人员，对胶济铁路所辖线路、桥梁和建筑等彻底调查，划拨经费，亲自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按标准规范更换线路、桥梁的钢轨、枕木和板梁。其间，山东政局起伏不定，直奉战争、浙奉战争等内战屡屡侵扰施工，导致此项工程直到1927年方才完竣。而这期间，胶济铁路更是风潮不断，局长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五任，但是萨福均绝不参与人事斗争，不问政事，埋头自己的铁路事业，始终走专家路线。

为时4年的全线更新和维护，胶济铁路质量大幅提升，不仅给本想坐看笑话的日本人以有力回击，也为胶济铁路这条贯穿山东腹地的交通大动脉持续推动山东经济繁荣做出了不菲贡献。后人评价萨福均是“功盖胶济铁路”，萨福均的职业生涯也从胶济铁路开始起飞。

【故人往事】

## 老舍与台儿庄的情缘

□时培京

“荆楚儒将来，将军翰墨香。三杯成薄醉，欲唱台儿庄。”抗战期间，老舍放弃了之前的写作思路，转而写作抗战通俗文艺，这其中与台儿庄有关的体裁就写了不少，除了文首这首与李宗仁会面之后的诗作，老舍还创作过相声《台儿庄大捷》、大鼓词《抗战将领李宗仁》，又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名义写下了《致台儿庄战士的慰劳书》，还为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张自忠将军写下了剧作《张自忠》，足见与台儿庄的“情缘”。

“七七事变”之前，老舍曾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执教两年，1937年8月北平沦陷，青岛、济南相继告急，刚返回齐鲁大学的老舍毅然告别妻子儿女，只身一人挤上了南下的火车，途经滕县、徐州等地，远赴武汉，参加抗战。

1937年11月15日，老舍先生乘坐火车离开济南，“夜里一点才开车”，16日天亮到了泰安，过滕县，过临城，前面就是徐州了。先生心里不平静记挂济南的妻儿，后来他写道：“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

上天好像是要抚慰老舍先生似的，“由泰安再开车，下起细雨来。”“晚七点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没有吃什么，见着石头仿佛都愿意去啃两口。头一眼，我看见了个卖干饼子的，拿过来就是一口。我差点儿噎死。一边打着嗝儿，我一边去买郑州的票。我上了绿钢车，安闲的，漂亮的，停在那里，好像‘战地之花’似的。”“干饼子”应是山东大饼，徐州旧属山东，到台儿庄数十里地。在徐州换乘火车的时候，老舍先生有没有往台儿庄方向怅望呢？

1937年底，经过周恩来、王明和冯玉祥将军共同商议，邀请老舍出面主持“文协”工作。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在武汉总商会大礼堂举行。老舍被推举为协会的总务组组长，对内主持日常工作，对外代表抗战文协。在抗战的八年间，老舍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组织领导抗战文协，为抗战文艺宣传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5月4日《抗战文艺》创刊，它刊登过有关台儿庄战役的文章。

抗战期间，老舍放弃了之前的写作思路，转而写作抗战通俗文艺。所谓抗战通俗文艺，是指通俗易懂地用来宣传抗战的文艺作品，像抗战话剧、大鼓词、歌词、快板书、通俗小说等。老舍希望能把这些作品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军队当中，让普通的农民和士兵都能看得懂、听得懂，以鼓舞全民抗战。

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等人到台儿庄前线慰问，发现士兵没有书看。老舍先生这样写道：“会员郁达夫与盛成先生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归来，他们报告给大家：前线上连报纸都看不到，不要说文艺书籍了。士兵们无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三国演义》与《施公案》一类的闲书。”

抗敌协会向全国文艺界发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希望文学家多创作通俗文艺。老舍带头创作，写了许多鼓词，发表在《抗到底》杂志上，并交给演员董莲枝等人演唱。同年8月，抗敌协会迁到重庆，老舍举办了二期通俗文艺讲座，先后创作了相声《卢沟桥战役》、《台儿庄大捷》、《维生素》、《新对联》、《欧战风云》等，讴歌抗日英雄，鼓舞人民斗志，鞭挞汉奸和贪官污吏。遗憾的是，这些相声的手抄本在“十年动乱”中散失。

其实，老舍先生早在济南的时候随着热心宣传抗战的青年们去看白云鹏与张小轩两位先生，讨论鼓书的做法。“因时局的紧张，与宣传的重要，我已经想利用民间的文艺形式。”“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

在汉口，老舍先生遇到富少舫先生、董莲枝女士等人之后，开始写作大鼓词。台儿庄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举办了宣传周，印制了老舍写的大鼓词《抗战将领李宗仁》，颂扬了李宗仁领导的台儿庄大捷。

老舍在《致台儿庄战士的慰劳书》盛赞台儿庄大捷的伟大意义：“我们已确定了转败为有名的地方，更将在历史上永远成为大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纪念碑。”“中国从此必能抬起头来，成为自由的国家，与有骨气的民族；也只有这么着，世界才会见到真正的和平。”

【大众讲坛预告】

### 儒学保守吗

国学的主流是儒学。长期以来，儒学一直被贴上了“保守”的标签，从而湮没了其内在的革新精神。本周六，大众讲坛邀请到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傅永聚教授作文史馆员讲坛系列之《生生不息是中华传统革新思想的动力源》的讲座。

讲座时间：11月24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省图（二环东路）一楼报告厅

